

安大簡《曹沫之陳》補釋

高佑仁^{*}

摘 要

《曹沫之陳》是一篇亡佚已久的魯國文獻，也是中國現存時代最早的兵書。開頭論政，後半論兵，透過魯莊公與曹沫的問答，寄託曹沫對於天道、政治、興亡以及各種陣法戰術的觀點，價值不言可喻。

該文在 2004 年所出版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首次收錄，十八年後，於《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又再度出現，《安大二·曹沫之陳》廓清過去難解的編聯問題，為該文迎來新一波的研究熱潮。上博簡與安大簡都收錄《曹沫之陳》，可見它在先秦時期的普遍性與重要性。

這兩個版本的《曹沫之陳》基本內容相同，但在文字構形、遣詞用字等問題上，有諸多差異。《安大二·曹沫之陳》整理團隊亦提出許多新說，為釋讀另闢蹊徑，然而說法是否允當，值得進一步研究與推敲。

本文以《安大二·曹沫之陳》為本，對簡文提出十四則考釋意見，敬請學者專家不吝指正。

關鍵字：曹沫之陳、安大簡、上博簡、補釋、文字考釋

^{*} 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

一、前言

《曹沫之陳》收錄自《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後文簡稱「《安大二》」），原有四十六支簡，現存四十四支，缺二支，完簡長 48.5 公分，三道編繩，簡背無序號，但有劃痕，文末還有習字的筆跡。正文、簡背的書手非同一人。

《安大二·曹沫之陳》內容分成兩大部分，開頭與結尾論政，中間論兵，全文藉由魯莊公與曹沫之間的君臣問答，鋪述曹沫對於天命、修政、鬼神等思想，以及軍陣、兵法、戰術等觀點，是一篇消失已久的魯國佚文，也是現存最早的一篇兵書¹。

古文字學界對《曹沫之陳》並不陌生，早在《安大二》出版以前，2004 年公布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後文簡稱《上博四》）已見收錄²。但由於當時學界能取資的線索有限，再加上簡文的殘損、錯別字的影響、疑難字的干擾等因素，就現在的角度來看，學界當時的編聯意見存在許多錯誤。

兩個版本的《曹沫之陳》內容基本一致，但在用字、構形、讀法、文句繁簡等方面，頗多差異，值得進行對讀研究。其次，安大簡整理團隊提出許多新說，是否可信，亦當深入檢視。

二、補釋

此處要先對「原整理者」的問題稍加說明，《上博四·曹沫之陳》原整理者為李零，後文為方便敘述，簡稱為「上博簡原整理者」。

安大簡《曹沫之陳》的情況則相對複雜，安大簡整理團隊不採用單一整理者的模式，而是集體完成該文的釋文注釋。《安大二·曹沫之陳》原書的注釋由李家浩、徐在國共同負責，書後字形表則由李鵬輝、徐在國負責，黃德寬又對內容進行若干次調整與修改，其後複經程燕、郝士宏、袁金平、劉剛、李鵬輝、周翔、蔣偉男、

¹ 1972 年 4 月山東省臨沂縣銀雀山西漢墓出土大量竹簡，其中有《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六韜》、《尉繚子》等珍貴的兵書，但是在《曹沫之陳》出版以後，已正式取代前述作品，成為現存最古老的兵書。

² 見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 12 月）。

顧王樂、夏大兆等人提出修正意見³。可見，安大簡《曹沫之陳》的注釋，可以理解為多人的共同主張，因此後文以「安大簡原整理者」來概括。

以下各條考釋採安大簡之簡號與隸定為字頭，並分別列出兩版本之釋文。為免繁冗，除該條之待考字採用嚴式隸定外，其餘字詞則以今讀表示。

（一）簡2：輻（簋）

1. 上博簡：昔堯之饗舜也，飯於土輻，欲<歠>於土銅。

2. 安大簡：昔堯之饗舜也，飯於土輻，歠於土銅。

關於「輻」安大簡原整理者提出兩個看法：1.該字上博簡作「輻」，原整理者李零讀「輻」為「簋」，而安大簡的「輻」从「車」、「缶」聲，上古音「缶」屬幫母幽部，「留」屬來母幽部，二字聲母關係密切，韻部相同，故疑「輻」也當讀為「簋」。2.將「輻」讀為「缶」，「缶」訓為瓦盆。《爾雅·釋器》：「盎謂之缶。」郭璞注：「盆也。」⁴此說第一點是將上博簡的「輻」與安大簡的「輻」均讀為「簋」；第二點則依據右半从「缶」聲而讀成「缶」，訓為瓦盆。

汗天山則認為字形左部並非「車」旁，且从「車」也無義可說。他認為此字左邊本是从「土」旁，抄寫者受到當時多見的「寶」字形之影響，寫成了「璠」，「玉」旁的寫法與早期古文字形（如甲骨文）差不多，輾轉傳抄者誤認偏旁，最終就寫成了上博簡的「車」旁。⁵

王寧指出上博簡原整理者所主張的「『溜』同『簋』，是食器」未必正確。他認為今魯南地區把熟食放在鍋裡用蒸的方式重新加熱稱為「溜」，古人所說的「土溜」應該就是陶甗的別名，是一種蒸飯器，古人食物用釜甗作熟而食，故亦曰「食於釜甗」，「飯於土溜，歠於土型」大概意思是用土溜做熟了飯來吃，用土型調和了羹來喝，「飯於土溜」和《說苑》裡說「食於釜甗」的意思類似，並不是說用釜、甗盛了

³ 參原書的〈後記〉，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上海：中西書局，2022年），頁217。

⁴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頁57-58。

⁵ 汗天山：武漢網「簡帛論壇」〈安大簡《曹沫之陳》初讀〉16樓（2022年8月21日）。（2022年11月7日上網）

飯來吃。他主張「『輻』字當是『輻』字的異體或形訛，上博簡整理者認為『『璲』同『簠』』和安大簡整理者云疑當讀為『簠』之說都未必可信」。⁶

謹案：關於汗天山之說，簡2的「輻」字形作「」，左半寫法乍看雖與甲骨文「玉」近似（例如「」《合集》34149）⁷，但「玉」字演變至戰國文字，中間豎筆已不再向上或向下貫穿，例如「」（《繫年》簡59），故以「輻」比附甲骨文的「玉」恐有不當。細審該安大簡《曹沫之陳》之「車」旁，例如「」（簡18/車）、「」（簡27/軍），「車」字下半的橫筆貼近「田」形，遂造成學者釋「玉」的誤判，此字確實從「車」無疑。

安大簡原整理者提出二說，第一說讀為「簠」，可信。《說文》「簠」古文作「」⁸。《史記·秦始皇本紀》：「飯土璲」，裴駰《史記集解》引徐廣之說云：「呂靜云：『飯器謂之簠』。」司馬貞《史記索隱》：「『璲』如字，一音『鏤』，一作『簠』。」⁹可見「留」與「簠」字聲系音近可通。

安大簡的「輻」與上博簡的「輻」只是採用的聲符不同¹⁰，「輻」屬「缶」字聲系，「輻」從「留」聲，「留」屬「卯」字聲系，「缶」（幫紐、幽部）、「卯」（明紐、幽部）上古音聲紐都是雙唇音，韻部一致，古籍相通之例可參《古字通假會典》「繇與籀」、「繇與柳」等條¹¹。至於「缶」聲與「簠」聲的聯繫，依據謝明文的研究，「飽」字在金文裡有時讀如字，有時則讀成「簠」，可見「『飽』與『殷（簠）』當音近」。弭仲簠的「飽」字作「」（《集成》04627），字從「缶」得聲，而《說

⁶ 王寧：〈安大簡《曹沫之陳》讀札〉，微信號：群玉冊府（帳號：gh_0c660d8d9b66），2022年09月13日。

⁷ 「玉」字甲骨文象以繩繫玉之形，玉片數量三至五片不等，中間豎筆直貫而下，例如「」（《合集》34149）。

⁸ （東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李添富總校訂：《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三版）（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6年），頁196。

⁹ （漢）司馬遷撰、（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引、（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頁343-344。

¹⁰ 關於上博簡的「輻」，石小力認為「很可能就是為車軌之『軌』所造的專造字」，在楚簡裡除了用為車軌之「軌」外，還用為簠簠之「簠」。此點蒙審查人提醒，在此特申謝忱，參石小力：〈釋戰國楚文字中的「軌」〉，《「首屆漢語字詞關係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杭州：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2019年10月26-27日），頁81-85。

¹¹ 高亨纂著、董治安編纂：《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頁717。

文》古文「飽」作「饗」，字从「卯」聲，可見「卯」聲字與「簋」聲字可通。可見無論是上博簡的「輻」，還是安大簡的「輻」，右半都是聲符。¹²

《墨子·節用中》：「飯於土罍」¹³，《韓非子·十過》、《說苑·反質》則作「飯於土簋」¹⁴，《史記·太史公自序》：「食土簋」，《史記集解》云：「徐廣曰：『一作罍』」，裴駟引服虔曰：「土簋，用土作此器」¹⁵，「簋」是先秦常用的食器，使用時常與「鼎」相互配合，「鼎」專用於烹飪與盛放肉食，而簋則用來盛放黍稷食糧¹⁶。簋在西周中期以後多有蓋，羅福頤指出「蓋可以仰置，進飲食時從簋中取黍稷置蓋內以就食」¹⁷，可見以「簋」進食，合情合理。

至於安大簡原整理者所提出的假說二，亦即將「輻」讀成「缶」，此說恐難成立，《說文》：「缶，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謠。象形。」段玉裁認為「缶有小有大。如汲水之缶、蓋小者也。如五獻之尊、門外缶大於一石之壺、五斗之瓦甌、其大者也。皆可以盛酒漿。」¹⁸朱鳳翰指出「作為專名之缶，其用途是盛酒或作樂器」¹⁹，「缶」是汲水或裝酒之容器，其與堯舜飯於「輻」的語境不合。此外，《墨子·節用中》云：「飯於土罍，啜於土形」²⁰，《史記·秦始皇本紀》也有「飯土罍，啜土形」之說²¹，古籍與簡文的文例契合，沒有另作他解（如王寧依據今方言的「溜」釋為蒸飯器）的必要。

綜上所述，簡文上博簡的「輻」與安大簡的「輻」均應讀「簋」，為食飯之器。

¹² 謝明文：〈說腹飽〉，《商周文字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8月），頁47-54。

¹³ 吳毓江撰、孫啟治點校：《墨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頁255。

¹⁴ （漢）劉向撰、向宗魯校證：《說苑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519。又（清）王先慎撰、鍾哲點校：《韓非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70。

¹⁵ （漢）司馬遷撰、（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引、（唐）張守節正義：《史記》，頁3995-3996。

¹⁶ 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125。

¹⁷ 梓溪（羅福頤筆名）：〈青銅器名辭解說〉（三），《文物參考資料》1958年，第3期。

¹⁸ （東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李添富總校訂：《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三版），頁227。

¹⁹ 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頁221。

²⁰ 吳毓江撰、孫啟治點校：《墨子校注》，頁255。

²¹ （漢）司馬遷撰、（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引、（唐）張守節正義：《史記》，頁343。

(二) 簡2：歠（歠）

1. 上博簡：昔堯之饗舜也，飯於土簋，欲於土鉶。

2. 安大簡：昔堯之饗舜也，飯於土簋，歠於土鉶。

安大簡原整理者認為：「『歠』，《上博四·曹沫》簡二作『欲』，學者多認為是『歠（歠）』之誤。『歠』从『欠』，『𠂔』聲，疑是『歠（歠）』字異體。《說文·欠部》：『歠，飲也。』『𠂔』，讀爲『鉶』。《儀禮·公食大夫禮》『宰夫設鉶四于豆西』，鄭玄注：『鉶，菜和羹之器。』《儀禮·特牲饋食禮》：『筵對席，佐食分簋鉶。』簡文以上三句內容，見於傳世文獻（參看《上博四·曹沫》簡二正整理者注），如《韓非子·十過》：『臣聞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鉶。』²²

謹案：《說苑·反質》云「啜於土鉶」²³，《墨子·節用中》作「啜於土形」²⁴，飲食的動詞均用「啜」。所謂的「啜」安大簡作「𠂔」（簡2），上博簡作「𠂔」（簡2），安大簡原整理者已正確隸定作「歠」，但可惜沒有指出它與「啜」的關係，安大簡从「心」，古籍與上博簡均从「口」，古文字「心」、「口」當意符使用時可以相通²⁵，將「𠂔」的「心」旁換成「口」即是「歠（啜）」字。

上博簡作「欲」，原整理者李零主張「欲」乃「歠」之誤，筆者過去曾主張「欲」乃「欲」之訛字，《說文》：「欲，歠也。」²⁶蔡丹則依據周家台《病方》簡322：「男子二七，女子欲七」²⁷，推論「欲」有「飲」、「歠」、「啜」之類的意思。²⁸曹方向提出反駁，認為「女子欲七」的「欲」乃需要之意。現在看來，視為「欲」字之

²²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頁58。

²³ （漢）劉向撰、向宗魯校證：《說苑校證》，頁519。趙善詒：《說苑疏證》（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年），頁605。

²⁴ 吳毓江撰、孫啟治點校：《墨子校注》，頁255。

²⁵ 劉釗指出「古文字中心、言、口、音諸字在用做義符時可以通用」，裘錫圭《裘錫圭學術文集（2）·帛書《要》篇釋文校記》校按指出：「作為表意偏旁「心」、「口」相通」。劉釗：《古文字構形學（修訂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頁336。裘錫圭：《裘錫圭學術文集（2）》（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259。

²⁶ 高佑仁：《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曹沫之陣研究》（臺北：花木蘭圖書公司，2007年07月），頁56。

²⁷ 陳偉主編，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荊州博物館編：《秦簡牘合集（叁）》（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58。

²⁸ 蔡丹：〈上博四《曹沫之陣》試釋二則〉，簡帛網，（2006年1月3日）。蔡丹：《上博四〈曹沫之陣〉集釋》（武漢：武漢大學碩士論文，2006年），頁9-10。

訛並不理想，而「欲」字從無「啜飲」之訓。筆者認為上博簡的「欲」應該是「歡」的訛字，楚簡中「𣎵」可以寫成「𣎵」²⁹、「𣎵」²⁹，而「欲」則作「𣎵」，二字確實有訛寫的空間。

（三）簡 2：𣎵<𣎵（美）>

1. 上博簡：此不貧於𣎵而富於德𣎵？

2. 安大簡：此不貧於𣎵而富於德𣎵？

安大簡原整理者主張字當隸定作「𣎵」，乃「𣎵」之誤寫，讀為「物」。上古音「𣎵」屬明母微部，「物」屬明母物部，二字聲母相同，韻部陰入對轉，音近可通，《周易·繫辭下》「君子知微知彰」，「微」馬王堆帛書作「物」³⁰。

王寧認為「𣎵」當讀「美」，是指美食美器，也就是物質上的華美，意指堯舜缺少物質上的華美而富有道德。³¹

謹案：「𣎵」字形作，安大簡原整理者認為是「𣎵」的誤字，「𣎵」左下角从「而」，「𣎵」則从「人」，扣除左下構形外，二字其餘寫法十分近似，訛混之說應可成立。蒙審查人提醒，《上博（三）·周易》簡 24「觀我𣎵頤」，即今本《周易·頤卦》初九爻辭之「觀我朵頤」。「朵頤」之「朵」，《釋文》引京房本作「揣」，馬王堆帛書本作「掇」（18 上）、阜陽漢簡本作「端」（簡 132），皆與「朵」音近，很多學者都指出上博本的「𣎵」應該是「𣎵」的訛字。³²上博《周易》是「𣎵」寫成「𣎵」，而本處則是「𣎵」寫成「𣎵」。

²⁹ 字形演變部分可參禰健聰：〈釋戰國文字的「𣎵」〉，《古籍研究》2007 年卷下，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 年 12 月，頁 185-188。蘇建洲：〈《上博五·弟子問》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3 本 2 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2 年，頁 185-241。金字祥：〈談《上博五·弟子問》「飲酒如啜水」及其相關問題〉，《成大中文學報》，2019 年第 67 期，頁 39-56。

³⁰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頁 58。

³¹ 王寧：〈安大簡《曹沫之陳》讀札〉，微信號：群玉冊府（帳號：gh_0c660d8d9b66），2022 年 09 月 13 日。

³² 李零：〈讀上博楚簡《周易》〉，《中國歷史文物》，2006 年第 4 期，頁 59。陳偉：〈楚竹書《周易》文字試釋〉，《簡帛研究網站》2004 年 4 月 18 日。

安大簡原整理者進一步將「散」讀為「物」，「散」、「物」二者確實有通假，不過似僅見於其所引馬王堆《周易·繫辭下》「君子知物（微）知彰」一例³³，將「散」直接讀為「美」更符合楚人的用字習慣³⁴。

（四）簡4：員（愼）

1. 上博簡：曹沫曰：「君其毋員。」

2. 安大簡：曹沫曰：「君其毋員。」

安大簡原整理者「員」讀作「云」，沒有進一步說解³⁵。王寧認為「此句是曹沫針對魯莊公所言『今天下之君子既可知已，孰能併兼人哉』的慨歎而言的，魯莊公說現在天下的君子大家都已經知道，可誰能把人都聚攏過來呢？表示自己沒這個能力。曹沫說：『君上不要這麼說』，然後又說了一番『修政善民』的道理。」

謹案：原整理者將「員」讀為「云」，王寧則直接翻譯作「君上不要這麼說」。從魯莊公與曹沫的對話來看，莊公從未有「自己沒這個（兼併天下）能力」的想法，曹沫突然脫口請莊公「不要這麼說」，文意唐突，也有失作為人臣的應有禮儀。

綜觀《曹沫之陳》全文，曹沫侍奉魯莊公可謂畢恭畢敬，即便要糾繆莊公之誤，也多半是婉言相勸，而非冒訾以對，例如莊公欲鑄大鐘，曹沫不是直言其失，而是闡述魯國土地越來越小，但編鐘卻越鑄越大，婉言「君其圖之」。當莊公質疑曹沫的講法與施伯不同時，曹沫並非直接糾正其誤，而是說他「君弗盡」，即莊公沒有完全聽懂施伯的話。

綜觀本段文例，莊公詢問曹沫各地的諸侯，誰能併兼天下？曹沫回答「君其毋員」，並要莊公「修政善民」。此「員」字應該是表示情緒的形容詞，上博簡原整理者李零讀「愼」訓「憂」³⁶，可信。曹沫要莊公不必擔憂誰能併兼天下的問題，顏回早夭而死，盜跖卻能壽終正寢，這是天命，非人能左右。曹沫認為「鄰邦之君明，則不可以不修政而善於民。不然，恐亡焉。鄰邦之君無道，則亦不可以不修政而善於民。不然，無以取之。」無論鄰邦的國君是否賢能，都應該要修政善民，這才是執政之道。

³³ 參白於藍：《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頁849。

³⁴ 周波：《戰國時代各系文字間的用字差異現象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13年），頁78。

³⁵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頁53。

³⁶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頁246。

（五）簡 13：和

1. 上博簡：爲和於邦如之何？

2. 安大簡：爲和於邦如何？

「和」字原篆作「」，安大簡原整理者依形隸定作「𠙴」，在注釋中認為它是「和」字異體，書後文字編裡亦刻意置於該字字表之末³⁷。

王寧認為「此字疑是後世韻書、字書中的『偁』字，左旁所從的『人』與所從的『禾』共用了筆畫，《廣韻》《集韻》並訓『和也』，可能是『人和』之『和』的專字。」³⁸

謹按：王寧認為該字為「人和」之「和」的專字，說法比較迂曲，「偁」在字書中首見於三國魏張揖的《廣雅》，王念孫《廣雅疏證》對此字沒有進一步的詮解³⁹，很大的原因是，「偁」字在出土與傳世文獻中均未出現用例。因此，筆者認為「」與後世字書中的「偁」應無直接關係。

「和」字从「口」、「禾」聲，在古文字中是相對穩定的單字，安大簡《曹沫之陳》共出現十次「和」字，除本處寫法較為特殊外，其餘均與一般寫法之「和」無別。筆者認為本處簡 13 的特殊構形顯然是受到下一字「（於）」的影響而致誤，校讎學中習慣將這類型的錯誤稱為「涉下而誤」⁴⁰。細審字形會發現「」、「」的起始兩筆完全一樣，近似於「人」形，也就是書手在書寫「」字時，開頭兩筆先誤寫為「於」，發現後硬改為「和」，遂出現此種特殊字形，此字乃帶有訛誤成分的「和」，並非「和」字新見的異體寫法，故無必要為它特別創造新的隸定。

³⁷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頁 61、127。

³⁸ 王寧：〈安大簡《曹沫之陳》讀札〉，微信號：群玉冊府（帳號：gh_0c660d8d9b66），2022 年 09 月 13 日。

³⁹ （清）王念孫著、張其昀點校：《廣雅疏證》（北京：中華書局，2019 年），頁 386。

⁴⁰ 參《王叔岷著作集·11-斟讎學 校讎學別錄》，「涉上下文而誤」乙條，王叔岷：《斟讎學、校讎學別錄》（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頁 284。亦可參看程千帆、徐有富：《校讎廣義：校勘編》（濟南：齊魯書社，1998 年），頁 110-112。

(六) 簡 14：𡗗（等）

1. 上博簡：貴賤同𡗗

2. 安大簡：貴賤同𡗗

安大簡原整理者云：「『貴賤同𡗗』，讀為『貴賤同等』」⁴¹，所謂的「等」原篆作「𡗗」，安大簡原整理者在釋文與字形表中均隸定作「𡗗」，上博簡作「𡗗」（簡 21）。

謹案：此處讀成「貴賤同等」沒有疑義，不過細審「等」字，「𡗗」、「𡗗」字形稍有不同，嚴式隸定應有區別。上博簡的「𡗗」原整理者隸定「𡗗」⁴²，陳劍改訂為「𡗗」⁴³，字形上「之」下「止」，可信。而安大簡的「𡗗」原整理者釋作「𡗗」，顯然也不夠精確，字形應从二「之」。古文字「止」與「之」有別，「止」作「止」（上博·緇衣 16）、「止」（郭店·六德 48），乃「趾」之初文，三筆為之；「之」字作「之」（包 7）、「之」（包 60）、「之」（曾 75），象人足跨出門檻，本義為出發、前往之意，以四筆為之。但「之」、「止」在坊間的文字編、字表等類書籍中，有非常嚴重的混淆，宜深別焉。⁴⁴古文字的「之」在偏旁中常隸定作「𠂇」，例如「𡗗（時）」、「𡗗」、「𡗗（匡）」、「𡗗」、「𡗗（往）」等，則「𡗗」或許可考慮嚴式隸定為「𡗗」。

(七) 簡 20：訟

1. 上博簡：匹夫寡婦之獄詞

2. 安大簡：匹夫寡婦之獄訟

安大簡原整理者指出：「『獄訟』，《上博四·曹沫》簡三四作『獄詞』。上博簡『詞』，或認為讀為『訟』，或認為乃『訟』之訛。本簡『訟』所从『公』下兩橫為飾筆，與陶文『公』（《陶錄》三·二一二·三）相同。」⁴⁵

⁴¹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頁 61。

⁴²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頁 256。

⁴³ 陳劍：〈上博竹書《曹沫之陳》新編釋文（稿）〉，簡帛研究網，2005 年 2 月 12 日。

⁴⁴ 「止」和「待」都有止留之意，二字是同義關係，而非通假關係。參蘇建洲〈安大簡《詩經》字詞〉，收入《孔壁遺文二集》，（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22 年 7 月），頁 40-43。

⁴⁵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頁 65。

謹案：安大簡《曹沫之陳》簡 20 云：「匹夫寡婦之獄訟」，「訟」字作「𧪮」(簡 20)，上博簡原篆作「𧪮」(簡 34)，上博簡原整理者直接隸定作「獄訟」之「訟」⁴⁶，李銳從之⁴⁷。季旭昇師認為原形實从「言」、「同」聲，當即「詞」字，恐不得釋「訟」，「詞」讀為「恫」，《說文》云：「恫，痛也。」簡文意思是說「匹夫寡婦的獄訟、哀痛，國君一定要親自聽聞。」⁴⁸何有祖則認為「詞」(定紐東部)，「訟」(邪紐東部)，音近可通。「詞」疑可讀作「訟」。「獄訟」為典籍常語。⁴⁹李守奎認為「簡文从『同』，當是訛書。」⁵⁰此處的文例顯然應該要讀成「獄訟」，因此筆者在碩士論文中，採取了將「詞」通假成「訟」的方案，亦即以聲音的角度疏通二者的關係。⁵¹

現在有了安大簡第二個版本的《曹沫之陳》版本，讓我們有更多思考的線索。首先，簡文說「匹夫寡婦之獄訟，君必身聽之」，「聽獄訟」之說，古籍常見，例如《禮記·王制》：「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⁵²，《大戴禮記·千乘》：「司寇司秋，以聽獄訟」⁵³，《周禮·春官宗伯》：「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⁵⁴《周禮·秋官司寇》：「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⁵⁵，簡文讀作「獄訟」沒有疑義。

再談「𧪮」字，右半从「公」得聲，「公」在古文字中作「𠂔」(合集 27497)、
「𠂔」(沈子它簠蓋/集成 4330)、
「𠂔」(包 183)，古文字中「公」是個常用且

⁴⁶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頁 265。

⁴⁷ 李銳：〈《曹沫之陳》重編釋文〉，簡帛研究網，2005 年 5 月 27 日。

⁴⁸ 季旭昇師：〈上博四零拾〉，簡帛研究網，2005 年 2 月 15 日。

⁴⁹ 何有祖：〈上博楚竹書（四）劄記〉，簡帛研究網，2005 年 4 月 15 日。

⁵⁰ 李守奎：〈《曹沫之陳》之隸定與古文字隸定方法初探〉，收入中國文字學會主編：《漢字研究》第一輯（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 年 6 月），頁 496。

⁵¹ 陳劍曾經將「𧪮」一類字釋作「浴」的初文，主張《攝命》的「又告有𧪮」(簡 4)、「有獄有𧪮」(簡 21-22)、「無獄亡𧪮」(簡 22-23)等「𧪮」、「𧪮」讀為「訟」，並認為上博簡的「𧪮」是這類字的訛寫。參陳劍：〈試為西周金文和清華簡《攝命》所謂「葬」字進一解〉，《出土文獻》第十三輯，（上海：中西書局，2018 年），頁 36。

⁵²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禮記正義》，頁 481。

⁵³ 黃懷信主撰，孔德立、周海生參撰：《大戴禮記彙校集解》，頁 961。

⁵⁴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周禮注疏》，頁 672。

⁵⁵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周禮注疏》，頁 1071。

穩定性高的單字，然而「𠂔」是在常見的「公」形下，再加上兩道橫筆，這種寫法的「公」在典型的楚文字裡看不到第二例⁵⁶。

安大簡原整理者已指出此類寫法見於《陶文圖錄》3.212.3，此說至為重要。相關字形在《陶文圖錄》大量出現⁵⁷，字形作：

				
A.陶錄 3.1.1	B.陶錄 3.212.4	C.陶錄 3.212.3	D.陶錄 3.209.1	E.陶錄 3.211.4

A 形與傳統的「公」字無別，B 形則在圈形中加橫筆，C 則是在 A 的結構添加兩道飾筆，D、E 則是在 B 的基礎上加飾筆，簡文的「𠂔」與 C 形最為近似。而上博簡的「𠂔」，可能是在傳抄的過程中，由於楚人不熟悉齊魯文字而產生的錯訛。當然，「詞」（定紐東部）、「訟」（邪紐東部）二字，韻部相同，聲紐也有相通的可能，上博簡將「訟」寫成「詞」，改易聲符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⁵⁸。

《曹沫之陳》透過魯莊公與曹沫的對話，闡述曹沫對於政治與兵法的看法，文本應來源自魯國，而前述特殊寫法的「公」，正是齊魯文字的特色，這可能《曹沫之陳》來源自魯國的一個重要旁證。

（八）簡 21：聖（聽）

1. 上博簡：賞均聖中

2. 安大簡：賞均聖中

⁵⁶ 相關資料可參《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六）字根研究》，頁 166；《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七）～（九）》與《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三）》字根研究，頁 455-456；《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肆）～（柒）字根研究》，頁 423-425。王瑜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六）》字根研究（臺北：淡江大學碩士論文，2011 年）。駱珍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七）～（九）》、《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叁）》字根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5 年）。范天培：《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肆）～（柒）字根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20 年）。

⁵⁷ 王恩田：《陶文圖錄》（濟南：齊魯書社，2006 年），頁 1054-1065。

⁵⁸ 此說是許學仁教授與朱歧祥教授給予筆者的建議，2022 年 12 月 30 日，在此特申謝忱。

安大簡原整理者云：「『賞聖中』，《上博四·曹沫》簡三五整理者釋讀為『賞聖（均）聖（聽）中』。《說苑·指武》：『聽獄不中，分財不均。』或疑『聖中』與『賞均』對言，『聖』讀為『謫』。上古音『聖』屬書母耕部，『謫』屬端母錫部，二字韻部陽入對轉，聲母關係密切。例如『謫』所从聲旁『啻』即屬書母。所以『聖』可以讀為『謫』。『謫』，《說文·言部》：『罰也。』『中』，適當。」⁵⁹

謹案：「聖」字原整理者提出兩個通讀可能：第一是延續上博簡原整理者的看法，讀成「聽」，第二是讀為「謫」，訓為罰。筆者認為「聖」仍以讀「聽」為宜，安大簡《曹沫之陳》除了本處外還有三處「聖」字，例如簡 8 有「乃命毀鐘型而聖（聽）邦政」、「不飲酒，不聖（聽）樂」，簡 20 也有「君必身聖（聽）之」，三處「聖」均讀為「聽」，筆者認為此條亦不應例外，讀「聽」比「謫」穩妥。

（九）簡 26：幾

1. 上博簡：出師有幾乎？

2. 安大簡：出師有幾乎？

安大簡原整理者認為：「『幾』，危險。《爾雅·釋詁下》：『幾，危也。』郭璞注：『幾猶殆也。』《說文·彡部》：『幾，微也，殆也。从彡，从戌。戌，兵守也。彡而兵守者，危也。』《墨子·修身》：『本不固者未必幾。』王念孫認為此『幾』字訓為『危』（見《讀書雜誌·墨子弟一》『幾』字條）。下簡二七『漸果有幾乎』『戰有幾乎』、簡二八『既戰有幾乎』等之『幾』，義與此同。或說『幾』讀為『機』，指時機（黃德寬）。」⁶⁰

謹案：《曹沫之陳》的「幾」，上博簡原整理者讀「忌」，指忌諱⁶¹。陳劍改讀作「機」，認為「簡文此處及下文之『幾（機）』可翻譯作『機會』、『時機』，皆就敵方之可乘之機而言，『其將卑』云云之『其』指對方、敵軍，與上文簡 17~18『以事其便嬖』之『其』同。下文『三軍出』、『三軍散果』亦皆指敵方而言。燕王職壺講燕昭王自即位起即準備出兵伐齊而『毛（度）幾（機）三十（年）』……『幾』字用法與簡文同。《逸周書·大武》：『武有七制：政、攻、侵、伐、陳、戰、

⁵⁹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頁 65。

⁶⁰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頁 66。

⁶¹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頁 269。

鬪。……伐有七機，機有四時、三興；……四時：一春違其農，二夏食其穀，三秋取其刈，四冬凍其葆。三興：一政以和時，二伐亂以治，三伐飢以飽。凡此七者，伐之機也。』『機』字用法與簡文尤近。」⁶²邴尚白贊同陳劍之說⁶³。

朱賜麟以為讀為「機」與「忌」的差別在於：「忌」是從我方的位置論述防範之道，而「機」則是站在我方的位置研判敵情的可乘之機。釋讀為「機」，作「制敵可乘之機」解，於義較長。⁶⁴

謹案：安大簡原整理者提出兩個方案，除了承襲陳劍讀「機」之說外，新說則將「幾」訓成「殆」。整體看來，簡文的「幾」有三種理解方式：一、讀為「忌」；二、讀為「機」，訓成「機會」、「時機」；三、讀如字，訓為「殆」。

就用字習慣來看，第一種說法可以排除。至於讀「機」的問題，陳劍指出這些段落中的「其」，指的是敵方而言，朱賜麟也提到「機」是站在我方的位置研判敵情的可乘之機。亦即以我軍立場，趁「其」（敵方）不備，給予攻擊，整段重點在探討我方進攻的「時機」。二人的說法可以解決一部份的文例，但仍有例外，試看以下一條：

莊公又問曰：「戰有幾乎？」答曰：「有。其去之不速，其就之不迫，其啓節不疾，此戰之幾。是故疑陳敗，疑戰死。」

莊公問戰有「幾」否？曹沫明確的回答「有」，並表示「其去之不速，其就之不迫，其啓節不疾」就是戰之「幾」，如果文中三個「其」是代表「敵方」，敵方當斷不斷、行動緩慢，是我們出奇制勝的「時機」，那麼曹沫應該就戰爭時的主動性立論，怎麼會反而提到「疑陳敗，疑戰死」等負面敘述做結尾呢？如果依據第三說，

⁶² 陳劍：〈上博竹書《曹沫之陳》新編釋文（稿）〉，簡帛研究網，2005年2月12日。

⁶³ 邴尚白：〈上博楚竹書曹沫之陣注釋〉，臺灣大學第十四屆《中國文學研究》，2005年9月25日，頁24-25。

⁶⁴ 朱賜麟：《曹劌之陣思想研究——及其在春秋兵學思想史上的意義》（臺北：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6年6月），頁47。

將「幾」讀如字，訓成「殆」⁶⁵，則問題可渙然冰釋，曹沫文中的「其」並非專指敵軍，而是泛指所有戰場上的軍隊，只要部隊行動緩慢，調度拖沓，結果就只有「敗」或「死」一途，就是作戰的「幾」（危殆）。上博二《從政》甲篇簡 8-9 云：

從政有七幾：獄則〔不〕興，威則民不導，嚴則失眾，猛則無親，罰則民逃，好刑〔殺〕則民作亂。凡此七者，政之所殆也。

陳美蘭將「幾」訓為「危殆」⁶⁶，可信。開頭說從政有七種「幾」（危殆），而後面結語說「政之所殆」。如同魯莊公問「戰之幾」，曹沫答以「疑陳敗，疑戰死」一樣，將「幾」訓成危殆，文通字順。

（十）簡 29：誣（輕）

1. 上博簡：其賞識且不中

2. 安大簡：其賞誣且不信

原整理者指出：「『丕賞誣戲不信』，讀為『其賞輕且不信』。《管子·法法》：『審而不行，則賞罰輕也。重而不行，則賞罰不信也。』此句《上博四·曹沫》簡四五作『丕賞識戲不中』。『識』，从『戠（歲）』聲。據古文字，『歲』从『戌』聲，故从『歲』聲之字與从『戌』聲之字古通（參《古字通假會典》第六一八頁）。疑上博簡『識』應讀為『戠』。《說文·女部》：『戠，輕也。』」⁶⁷

⁶⁵ 古籍「幾」有危殆之義，《說文·纟部》：「幾，殆也。」《詩·大雅·瞻卬》：「天之降罔，維其幾矣。」毛傳：「幾，危也。」《漢書·高帝紀》：「不因其幾而遂取之，所謂養虎自遺患也。」顏師古注：「幾，危也。」《國語·周語》「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韋昭注「幾，危也。」《荀子·堯問》：「女以魯國驕人，幾矣。」楊倞注：「幾，危也。」引自（東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李添富總校訂：《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三版），頁 161。又（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等正義、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頁 1484。又（三國吳）韋昭注、徐元誥集解：《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頁 8。又（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頁 551。

⁶⁶ 陳美蘭：〈從政譯釋〉，見季旭昇主編：《〈上海博藏戰國楚竹書（二）〉讀本》（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3 年），頁 74。

⁶⁷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頁 67。

安大簡 29 云：「賞誣且不信」，「誣」原篆作「𡗗」，原整理者讀「輕」，可信。上博本作「賞識且不中」，上博簡原整理者李零將「識」讀為「淺」，安大簡原整理者認為當改讀作「娥」。

謹案：「娥」字首見《說文解字》訓為「輕也」，後世字書如《玉篇》、《類篇》、《字彙》、《正字通》、《康熙字典》等均據《說文》而收錄，訓解亦不出「輕也」⁶⁸。值得注意的是，後世字書雖有「娥」字，但在文獻中的實際用例幾可謂付之闕如⁶⁹。

此外，《說文》：「娥，輕也。从女戊聲」⁷⁰，桂馥《說文義證》云：「『輕也』者，《廣雅》同本書。徐鍇《韻譜》：『娥，輕足』」，張舜徽《說文解字約注》認為：「『娥』之言『跂』也，為行步輕速。」《漢語同源大典》云：「娥字从女，蓋女性體態、步履較男性輕盈」⁷¹，雖然《說文》訓「娥」為「輕」，但從上述諸書的解釋來看，「娥」應指步履輕盈，與「輕」的概念不能完全劃上等號，考慮到此字用法十分冷僻，茲不取。

筆者贊成讀為「淺」，「歲」字上古音心紐、月部，「淺」上古音清紐、元部，聲紐都是齒音，韻部屬月元對轉，可以通假。「輕」、「淺」均有少義。

（十一）簡 35：輶（車）

1. 上博簡：輶輦皆載

2. 安大簡：輶輦皆載

安大簡原整理者：「輶連皆載」，《上博四·曹沫》簡三二作「輶連皆栽」，均讀為「車輦皆載」。「輶」，从「攴」，「車」聲，古文字「攴」「戈」二旁通。《周禮·地官·鄉師》「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輦輦」，鄭玄注：「輦，駕馬；輦，人輓

⁶⁸ 惟《集韻》「娥」字除訓「輕也」外，尚有「一曰愚也」，參趙振鐸校：《集韻校本》，（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2 年 12 月），頁 1401。

⁶⁹ 筆者使用「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漢籍全文資料庫計畫」（中央研究院）等資料庫進行檢索均找不到實際用例。Donald Sturgeon（唐納德·斯特龍）：「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址：<https://ctext.org/pre-qin-and-han/zh>，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全文資料庫計畫」（<https://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query?@@888691158#top>）。

⁷⁰ （漢）許慎撰、徐鉉校：《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78 年），頁 264。

⁷¹ 殷寄明：《漢語同源詞大典》（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 年），頁 293。

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爲蓄營……故書『輦』作『連』。鄭司農云：『連讀爲輦。』」又《周禮·地官·司徒》云：「乃頒比灋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眾寡、六畜、車輦」，賈公彥疏：「車，謂革車及大車；輦，人挽行。」「車輦」包括馬駕的輻重車、牛駕的輻重車和人挽的輻重車。⁷²

王寧認為：「『輦』、『載』二字讀『車』甚可疑，楚簡書中『車』字習見，不作從『支』或『戈』。此字疑是從車，攻省聲，楚簡文字『攻』既有從『支』者，也有從『戈』者（如郭·成·10、郭·尊·3、上（二）·容·2等），故此字當即『輦』字異體。《說文》：『輦，大車駕馬也。从車共聲。』『共』、『攻』古音同東部，從『共』聲與從『攻』聲同。簡文『輦連』，即整理者引《周禮·地官·鄉師》『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輦輦』之『輦輦』者是也。『輦』是一種馬拉的大車，『連（輦）』是一種人拉的大車，都用於載貨物。」⁷³

謹案：「車輦」的「車」字上博簡作「𨋖」（簡32），安大簡作「𨋖」（簡35），上博簡原整理者僅嚴式隸定⁷⁴，陳劍讀成「車」⁷⁵。

王寧將「輦」改釋成「輦」的說法可以排除，理由如下：一、王寧對於釋作「『攻』省聲」之假說沒有提出任何證據；二、安大簡的「輦」，上博作「𨋖」，此說明「支」、「戈」應該當意符使用，而非聲符。省聲的用法在漢字結構理論中已經很特殊，更遑論進一步把聲符中的意符進行替換。

「𨋖」、「輦」是「車」字異體，沒有疑義。真正有爭議的是它們與「車」字的關係，針對這個問題，學界有兩種觀點：

1. 認為「𨋖」是《說文》籀文「𨋖」的省形

范常喜以為：「《說文》卷十四：『𨋖籀文車。』簡文中『𨋖』字讀爲『車』當不誤，係由重複偏旁簡省所致，『連』與『輦』可通。」⁷⁶也就是「𨋖」是由「𨋖」簡省而來。

⁷²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頁70。

⁷³ 王寧：〈安大簡《曹沫之陳》讀札〉，微信號：群玉冊府（帳號：gh_0c660d8d9b66），2022年09月13日。

⁷⁴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頁263。

⁷⁵ 陳劍：〈上博竹書《曹沫之陳》新編釋文（稿）〉，簡帛研究網，2005年2月12日。

⁷⁶ 范常喜：〈《上博四·曹沫之陳》「車輦皆載（載）」補議〉，簡帛研究網，2005年4月15日。

2. 認為「戰」是在「車」字上增添「戈」旁的異體

雷黎明《戰國楚簡字義通釋》認為：「甲骨文作（合 11454）、（合 11448）等形⁷⁷。金文作（作車簠）、（多友鼎），或簡省作（師同鼎）。楚簡繼承金文簡省形體，或又增繁『戈』旁。」⁷⁸認為「戰」是「車」的增繁。

這兩種說法一者是簡省，一者則是增繁，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思路。張琴《《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九）》異體字整理與研究》主張：「今從籀文字形來看，簡文由籀文減省確有可能。不過簡文也有可能在小篆基礎上增加『戈』旁表意，表示兵車。」⁷⁹認為這兩種可能性都存在。細審「車」字的演變脈絡與流變，主張「戰」是由籀文「」簡省而來之選項（即第一種說法），其實並不可信。我們先將「車」字的演變歷程列出如下：

代稱	商代	西周			春秋			戰國		
		早	中	晚	早	中	晚			
車 1								(無)		
	合集 36481 ⁸⁰	大孟鼎	楷仲簠	克罇		子犯鐘				
車 2										
	合集 11456	雁公簠	同卣	賓車父壺	奚子宿車鼎	祝公簠蓋	叔尸罇	包 271	望 2.5	曾 67

「車」從甲骨文開始可以大分成兩種寫法，分別為「車 1」與「車 2」，孫詒讓認為車字甲骨文象車之輪、輞、衡、輶平列之形，正是「車 1」之寫法，「車 2」為「車 1」之省，並無疑義。值得注意的是「車 1」的寫法集中在殷商至西周時代，發表於

⁷⁷ 引者按：有些學者把這類車輞斷裂的寫法獨立出「車」字外，參李宗焜：《甲骨文字編》（北京：中華書局，2012 年 3 月），單字編號 2923，頁 1244。

⁷⁸ 雷黎明：《戰國楚簡字義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年），頁 760。

⁷⁹ 張琴：《《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九）》異體字整理與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20 年 6 月），頁 203。

⁸⁰ 此處所謂的「合集」乃《甲骨文合集》的簡稱，參郭沫若、胡厚宣《甲骨文合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1982 年）。

2001 年的《金文字根研究》指出西周中晚期「𨋖」⁸¹、「𨋗」兩種寫法同時出現，但春秋時期已經通用「𨋗」形寫法⁸¹。此說經過二十年後再次檢視，可發現基本結論不變，但是春秋時期子犯編鐘的「車」字在獨體中作「𨋖」(新收 1023)、「𨋗」(新收 1011)，承襲「車 1」寫法，而偏旁中則作「𨋖」(新收 1023/輅)「𨋗」(新收 1023/輅)，已是春秋時期普遍的「車 2」構形。可見，「車 1」一系在商周時期大量流行，步入春秋後已十分罕見，到戰國時代則絕跡。

《甲骨文字編》中單字「車」一共 15 例，只有 2 例作「𨋖」(車 2)，其餘 13 例作「𨋗」(車 1)，《西周文字字形表》「車」與从「車」之字共計 65 例，其中 40 例作「𨋗」，25 例作「𨋖」。上述的數據顯示，商周時代「車 1」是正體，而「車 2」則是一種簡省的俗體，這個情況到了春秋時代完全翻轉，「車 2」已取代「車 1」成為最主流的「車」字構形，在戰國時代更是定於一尊，隸楷書體的「車」就是承襲這種寫法而來，以上是「車」字在古文字中的演變大勢。

接著我們要進一步討論《說文解字》「車」字籀文的問題，《說文》云：「車，輿輪之總名，夏后時奚仲所造，象形。凡車之屬皆从車。𨋖，籀文車。」⁸²王筠《說文釋例》云：「車之籀文𨋖，積古齋吳彝作『𨋖』，證知今本乃傳寫之訛。」⁸³方濬益《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卷一)云：「《說文》『車』之籀文作『𨋖』，今彝器文皆作『𨋖』，知許書此字與輅之籀文『𨋖』並以形似而譌，或傳寫致誤。」⁸⁴王筠、方濬益之說可信，依據「車 1」西周金文的寫法，《說文》的「𨋖(輅)」確係誤寫而來⁸⁵，則甲金文中「車」字異體從來沒有將車輅、車衡、車輶進一步類化作「戈」的例證(也就是「車」字異體從來沒有「輅」的寫法)，既然「輅」不曾實際存在過，那麼所謂「輅」是由「輅」簡省而來之說，自然不可信。⁸⁶

⁸¹ 董妍希：《金文字根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1 年)，頁 232。

⁸² (漢)許慎撰、徐鉉校：《說文解字》，頁 301。

⁸³ (清)王筠：《說文釋例·卷五》(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 12 月)，頁 125。

⁸⁴ 方濬益：《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卷一克編鐘，頁 7。收入劉慶柱、段志洪、馮時主編：《金文文獻集成》第十四冊，(香港：明石文化，2004 年)。

⁸⁵ 就現有的才料來看，很難判斷將「𨋖」誤寫成「𨋖」，是許慎引用《史籀篇》時即已錯訛，還是《說文》在傳鈔刊刻時所產生的失真。

⁸⁶ 亦可參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年 7 月)，頁 56。

依據前文所擬的演變脈絡圖來看，車 1 寫法春秋中期以後就消失得無影無蹤，那麼戰國時代的「𨋖」更可能是在「車」（也就是「車 2」）的結構上，添加「戈」旁義符，而安大簡的「𨋖」則是偏旁替換所致，「戈」、「攴」替換是古文字的常態。

（十二）簡 35：曰

1. 上博簡：曰將早行

2. 安大簡：曰將早行

安大簡原整理者認為：「『曰𨋖曩行』之『曰』，句首語詞。『曩』，即『早』，與包山簡六三『早』形近，指『將行』的具體時間。古『早』『晨』互訓。《爾雅·釋詁下》：『晨，早也。』《說文·日部》：『早，晨也。』『將早行』即『將晨行』。」

87

謹案：安大簡原整理認為「曰」當為句首詞語，所謂「句首詞語」即位於句子開頭的發語詞，此種情況常見於金文或時代較古老的文獻，《玉篇·日部》：「曰，語端也。」⁸⁸楊樹達《詞詮》卷八云：「曰，語首助詞。」⁸⁹古籍中也有實際的用例，《尚書·堯典》：「曰若稽古帝堯。」蔡沈集傳：「曰、粵、越通，古文作粵。『曰若』者，發語辭。《周書》『越若來三月』，亦此例也。」⁹⁰《經詞衍釋》卷二指出：「曰若，發語詞，猶言『於今』也。《書》：『曰若稽古帝堯』謂於今攷古帝堯也。」⁹¹「曰」、「粵」、「越」古音相通，故「曰若」亦即「粵若」⁹²。

綜上所述，「曰」確實有置於句首當語助詞之例，不過這類用法一般出現在比較古老的文獻。《曹沫之陳》中的「曰」都是指「說」，幾無例外。本處簡文云：「諜人來告曰：『其將帥既食，車輦皆載，曰將早行。』」乃是假託諜人前來稟告敵方情報：「敵方軍將領已經食畢，鎰重也都上車，說將要早行」。「曰」不應當理解為無義的句首發語詞，而應訓成「說」。

⁸⁷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頁 70。

⁸⁸ （梁）顧野王：《宋本玉篇》（北京：中國書店，1983 年），頁 174。

⁸⁹ 楊樹達：《詞詮》（北京：中華書局，1978 年），頁 446。

⁹⁰ （宋）蔡沈：《書集傳》（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 年），頁 1。

⁹¹ 吳昌瑩：《經詞衍釋》（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頁 28。

⁹² 參屈萬里：《尚書釋義》（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社，1980 年），頁 23。

(十三) 簡 43：慇（勸）

1. 上博簡：一出言三軍皆慇

2. 安大簡：一出言三軍皆愈

安大簡原整理者指出：「『言』，《國語·周語上》『有不祀則修言』，韋昭注：『號令也。』『愈』，从『心』，『𢙴』聲，『慇』字異體，同『歡』。『歡』，《說文·欠部》：『喜樂也。』或讀『勸』。簡文指一言既出，三軍皆奮勉（黃德寬）。」

93

謹案：原整理者提出兩個方案，第一種讀法將字讀為「歡」；第二種說法將字讀為「勸」，並特別指出此為黃德寬之說。

上博簡《曹沫之陳》原整理者李零先生僅隸定作「慇」，無說⁹⁴，而陳劍、陳斯鵬、單育辰、高佑仁等多數學者都讀「勸」⁹⁵，就筆者所見資料中，只有王青將「慇」讀「歡」，訓為歡悅⁹⁶。

簡文的「慇」（或愈）該讀為「勸」還是「歡」呢？「慇」本即為「歡」之異體⁹⁷，「慇」、「歡」都从「𢙴」得聲，《古文四聲韻》「歡」作「𢙴」⁹⁸，字从心、𢙴聲即「慇」字，《國語·晉語四》「慇之故也」，宋庠本「慇」作「歡」⁹⁹。《孝經·孝治》「故得萬國之慇心」¹⁰⁰，《經典釋文》「慇」作「歡」¹⁰¹。可見簡文「愈」讀「歡」，學理上是說得通的。

⁹³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上海：中西書局，2022年），頁75。

⁹⁴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頁282。

⁹⁵ 陳劍：〈上博竹書《曹沫之陳》新編釋文（稿）〉，簡帛研究網，2005年2月12日。陳斯鵬：〈上海博物館藏楚簡《曹沫之陳》釋文校理稿〉：簡帛研究網，2005年2月20日。單育辰：《〈曹沫之陳〉文本集釋及相關問題研究》（長春：吉林大學碩士論文，2006年4月），頁64。高佑仁：《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曹沫之陳研究》，頁367。

⁹⁶ 王青：《上博簡《曹沫之陳》疏證與研究》（台北：台灣書房，2009年），頁143。

⁹⁷ 參《異體字字典》林炯陽先生「研訂說明」，(https://dict.variants.moe.edu.tw/variants/rbt/word_attribute.rbt?quote_code=QTAYMDY1)。

⁹⁸ （宋）夏竦、（宋）郭忠恕：《汗簡·古文四聲韻》（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頁79。

⁹⁹ （三國吳）韋昭注，徐元誥集解：《國語集解》，頁333。

¹⁰⁰ （唐）李隆基注，（宋）邢昺疏，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孝經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27。

¹⁰¹ （唐）陸德明撰，黃焯斷句：《經典釋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342。

至於「懼」讀「勸」的用例，楚簡裡用例甚多，最直接的例子是《曹沫之陳》「賞獲詣蒞，以勸其志」的「勸」，上博簡正作「懼」(簡 61)。由於楚簡中有大量以「懼」表{勸}的用法，因此有不少學者認為楚簡習慣以「懼」表示{勸}。例如禰健聰認為「疑『懼』即楚系記寫{勸}之專字，『力』旁與『心』旁意相關。」¹⁰²周波也認為「楚文字用『懼』表示勸勉之{勸}」¹⁰³。楚簡絕大多數的「懼」都讀「勸」，筆者所見「懼」讀成「歡」唯一的用例見於《仲弓》簡 22：「上下相遷(報)以忠，則民懼(歡)承教。」可見雖然楚簡「懼」多讀為「勸」，但讀「歡」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那麼，簡文究竟該讀「歡」還是「勸」，最終還是必須以詞例判斷。

《曹沫之陳》這段話的原文是：「吾有所聞之：『一出言三軍皆懼，一出言三軍皆往』，有之乎？」此處是說將帥領導統御之法，領導者幾句簡單的話就能激勵士氣，讓三軍能「懼」而「往」。按理講，將帥沒有取悅士兵的必要，戰場上危機四伏，非死即傷，斷不能以輕佻怠慢的情緒面對(孫武以宮女練兵故事，即為明證)。因此，綜合判斷以後，筆者認為讀為「勸」比「歡」要來得更適當。「勸」訓為勸勉、激勵，《國語·越語上》：「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¹⁰⁴《說文·力部》：「勸，勉也。」段玉裁注：「勉之而悅從亦曰『勸』。」¹⁰⁵《廣韻·願韻》：「勸，獎勸也。」¹⁰⁶《書·多方》：「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孔傳：「湯慎其施政於民，民乃勸善。其人雖刑，亦用勸善。言政刑清。」¹⁰⁷可參。

善於激勵士氣是將領重要的領導統御能力，大敗之後、氣勢低落，將帥該如何勸勉士卒，讓部隊走出失敗的陰霾，重振士氣，實非容易之事。簡文是說：一句話就讓士卒情緒受到鼓舞，隻字片語就讓部隊奮勇向前。

¹⁰² 禰健聰：《戰國楚系簡帛用字習慣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年)，頁 258-259。

¹⁰³ 周波：《戰國時代各系文字間的用字差異現象研究》，頁 195。關於以「懼」表示{勸}的討論，可參呂佩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六)》通假字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11年)，頁 129。王輝：《古文字通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2月)，頁 710。

¹⁰⁴ (三國吳)韋昭注、徐元誥集解：《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 572。

¹⁰⁵ (東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李添富總校訂：《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三版)，頁 706。

¹⁰⁶ (宋)陳彭年撰、余迺永校註：《新校互註宋本廣韻(定稿本)》(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0年)，頁 397。

¹⁰⁷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尚書正義》，頁 541。

(十四) 簡 44：𠄎<及>

1. 上博簡：各以其世，以及其身。
2. 安大簡：各以其世，以𠄎其身。

原整理者指出：「𠄎𠄎其身」，讀為「以沒其身」，即「沒身」，為先秦之常語。本篇簡七有「𠄎(沒)身遠(就)殲(世)」。《上博四·曹沫》簡六五上「𠄎」作「及」，「及」字應是訛誤（黃德寬）。或疑本簡「𠄎」是「及」之訛誤（李家浩）。¹⁰⁸另外《安大二》總釋文則作「𠄎(沒)」¹⁰⁹

謹案：黃德寬在《安大二》正式公布之前，即曾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概述〉公布《曹沫之陳》其中一簡的照片（即今安大二《曹沫之陳》簡 44），但沒有列出釋文¹¹⁰，李松儒羅列釋文後，認為「從文義看，《曹沫之陳》也應以『𠄎(沒)』字為佳。」¹¹¹彭詩雅比對其與上博簡原文的差異，指出安大簡「明王之」三字漏字，「沒」則應該是「及」的錯字，釋作「沒」文意不通¹¹²。

安大簡《曹沫之陳》的正式報告，對於「以沒其身」的「沒」有兩種解釋：一種認為「及」是「沒」的錯字，乃李家浩之說；另一觀點認為「沒」是「及」的錯字，乃黃德寬之說。

筆者認為安大簡這段話的釋文應該作：「昔之〔明王之〕起（起）於天下者，各𠄎（以）𠄎（其）殲（世），𠄎（以）𠄎<及>𠄎（其）身」。「世」當指「時代」、「世代」，漢揚雄《法言·問道》云：「鴻荒之世，聖人惡之，是以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¹¹³《呂氏春秋·誣徒》「羈神於世」高誘注：「世，時也」¹¹⁴《尚書·呂刑》：「刑罰世輕世重」¹¹⁵，《後漢書·應劭傳》作「時輕時重」¹¹⁶，《詩經·大雅·蕩》「在夏

¹⁰⁸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頁 76。

¹⁰⁹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頁 56。

¹¹⁰ 黃德寬：〈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概述〉，《文物》2017 年第 9 期（2017 年 9 月），頁 54-56。

¹¹¹ 李松儒〈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對讀三則〉，《出土文獻》第 12 輯，（上海：中西書局，2018 年），頁 186。

¹¹² 彭詩雅：〈新出安大簡《曹沫之陳》字詞研究〉，《第一屆中國文字學會青年論壇》，中央大學中文系，2021 年 4 月 24 日。

¹¹³ 汪榮寶撰，陳仲夫點校：《法言義疏》（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頁 118。

¹¹⁴ 許維通撰，梁運華整理：《呂氏春秋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 9 月），頁 99-100。

¹¹⁵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尚書正義》，頁 647。

¹¹⁶ （劉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 年），頁 1611。

后之世」¹¹⁷李富孫《異文釋》：「《梅福傳贊》師古注引作『之時』。案：『時』與『世』義同。」¹¹⁸

此處曹沫的觀點是：古代明王的興起，多半與他們所處的世代有關，綜觀古今中外的歷史文明，帝王的崛起很難超脫天時、地利、人和等主客觀因素，郭店簡〈窮達以時〉簡 1-3 云：「有其人，無其世，雖賢弗行矣。苟有其世，何難之有哉。」¹¹⁹即此道理。舜耕田於歷山，陶拍於河濱，立為天子，遇堯之故。而伍子胥早年受闔閭重用，晚年卻死於夫差之手，也不是他才智衰減。明王的興起與時代、環境、潮流等因素有關，非單一個人能掌握。《曹沫之陳》中所謂「以賢稱而失之，天命；以無道稱而沒身就世，亦天命。」賢能卻失掉政權，失道失德卻能壽終正寢，人的壽夭與窮達已超出個人的能力範圍，所以才說是「天命」。

曹沫雖然強調「世」的重要，但也並非命定論者，因此也看重「身」。「身」訓為「躬」也就是自己、自身，《說文》云：「身，躬也」¹²⁰。《楚辭·九章·惜誦》：「吾誼先君而後身兮，羌眾人之所仇。」洪興祖補注：「人臣之義，當先君而後己。」¹²¹《穀梁傳·昭公十九年》：「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¹²²《子犯子餘》簡 2「身不忍人，故走去之」，原整理者指出：「身，自身」。¹²³簡文「各以其世，以及其身」，是指明王（例如堯、舜、禹、湯）的興起有各自的時空背景，以及君王自身努力，每個時代的政治情勢都不一樣，後天的做為也不盡相同，因此曹沫才說「不敢以古答」（不敢用古代的例證來回答）。

楚簡中「𠂔」和「及」有訛混情形，例如上博七〈鄭子家喪〉：「以歿入地」一句，甲本寫成「𠂔」（簡 2），字即「𠂔」字；而乙本則寫成「𠂔」（簡 2），如果依據安大簡而把內容釋為「各以其世，以𠂔（沒/歿）其身」，則指帝王最後都將歿

¹¹⁷（漢）毛公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等正義、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頁 1364。

¹¹⁸參魯洪生主編：《詩經集校集註集評》（北京：現代出版社，2015 年），頁 8037。

¹¹⁹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年），頁 145。

¹²⁰（東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李添富總校訂：《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三版），頁 392。

¹²¹黃靈庚：《楚辭章句疏證》（增訂版），（北京：中華書局，2018 年），頁 1428-1430。

¹²²（晉）范寧注、（唐）楊士勛疏、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春秋穀梁傳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頁 341。

¹²³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上海：中西書局，2017 年 4 月），頁 94。

身。「歿身」在古籍中有兩種意思：一是指殺生，相對於壽終正寢而言；二是終身，即死亡。不管哪個用法，放到文例均顯扞格不通，故筆者主張上博簡的「及」應該才是正確版本，「𠂔」則是誤字。

三、結論

《曹沫之陳》首次出現於 2004 年所公布的上博簡第四冊，學術界對於《曹沫之陳》積累了十分豐厚的研究成果，十八年後安大簡裡再次出現了它的蹤跡。安大簡《曹沫之陳》部分文句與以往所見不同，因此本文依據安大簡《曹沫之陳》，對兩個版本的内容進行對讀研究。

筆者一共提出十四條考釋意見：第一條，「輻」字左半確實从「車」，與「玉」無關，字當讀為「簠」，「缶」是汲水或裝酒之器，與簡文語境不合，故讀「缶」之說並不可信。第二條，安大本作「歎」，古文字「心」、「口」作義符使用時常可替換，故「歎」可通「歎」。上博簡作「欲」，字形與「歎」接近，應該是個訛字。第三條，「𠂔」原整理者認為是「𠂔」的錯字，可信，但讀為「物」恐有問題，筆者認為依據楚人的用字習慣以及簡文的文義，「𠂔」應當讀為「美」。第四條，關於簡文的「員」，安大簡原整理者與王寧均讀為「云」，筆者認為當讀為「愠」，訓為「憂」。第五條，「和」字應是一個「涉下而誤」的錯字。第六條，原整理者所隸定的「𠂔」，就字論字，應改隸作「𠂔」。第七條，安大簡的「訟」可能具有齊魯文字的特色，上博簡的「詞」則可能是聲符替換。第八條，「聽」字安大簡原整理提出讀作「聽」與「諦」二說，依據用字習慣來看，讀「聽」比較允當。第九條，筆者主張讀成「幾」訓為「危殆」。第十條，安大簡原整理者認為上博簡的「譏」應讀為「城」，但「城」在古籍中的用例極其稀少，讀成「淺」是較為妥當的方案。第十一條，上博簡的「𠂔」與《說文》籀文「𠂔」無關，與「𠂔」是偏旁替換的關係。第十二條，「曰」字安大簡原整理者認為是句首語詞，恐非，同篇其他「曰」字都訓為「說」，此處亦不應例外。第十三條，簡文的「愈」有讀成「歡」與「勸」兩種說法，本文依據楚簡用字習慣、文本句意等理據，主張應當讀成「勸」。第十四條，安大簡的「𠂔」，上博簡作「及」，二字形音義均不同，必有一誤，若釋為「𠂔(沒)」文意不通，筆者主張「𠂔」是錯字。

參考書目

專著

- (漢)司馬遷撰，(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引，(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 (Han dynasty) Sima, Qian, (Song dynasty) Pei, Yin (Jijie), (Tang dynasty) Sima, Zhen (Suoyin), (Tang dynasty) Zhang, Shou-Jie (Zhengyi), *Shiji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4).
- (漢)許慎撰，徐鉉校，《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
- (Han dynasty) Xu, Shen, Xu, Xuan (Eds.), *Shuowen Jiez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8).
- (漢)劉向撰，向宗魯校證，《說苑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 (Han dynasty) Liu, Xiang, Xiang, Zong-Lu (Eds.), *Shuoyuan Jiaozhe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7).
-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李添富總校訂，《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三版)(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6年)。
- (Han dynasty) Xu, Shen, (Qing dynasty) Duan, Yu (Caizhu), Li, Tian-Fu et al. (Eds.), *Xintian Guyin Shuowen Jiezi Zhu (the third edition)* (Taipei: Hungyeh Wenhua Shiye Youxiangongsi, 2016).
- (三國吳)韋昭注，徐元誥集解，《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 (Eastern Wu) Wei Zhao (zhu) [annotated], Xu, Yuan-Gao (Jijie), *Guoyu Jijie*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2).
- (晉)范寧注，(唐)楊士勛疏，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春秋穀梁傳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 (Jin dynasty) Fan, Ning (Zhu) [annotated], (Tang dynasty) Yang, Shi-Xun (Shu) [annotation explained], Li, Xue-Qin, et al. (Eds.), *Shisan Jing Zhushu: Chunqiu Guliang Zhuan Zhushu*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0).
- (劉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

- (Liu Song Dynasty) Fan, Ye, (Tang dynasty) Li, Xian, et al. (Zhu) [annotated], *Hou Han Shu [Book of the Later H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3).
- (梁)顧野王，《宋本玉篇》(北京：中國書店，1983年)。
- (Liang dynasty) Gu, Ye-Wang, *Song Ben Yu Pian* (Beijing: China Books, 1983).
- (唐)李隆基注，(宋)邢昺疏，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孝經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 (Tang dynasty) Li, Long-Ji (Zhu) [annotated], Xing, Bing (Shu) [annotation explained], Li, Xue-Qin, et al. (Eds.), *Shisan Jing Zhushu: Xiao Jing Zhushu*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0).
- (唐)陸德明撰，黃焯斷句，《經典釋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 (Tang dynasty) Lu, De-Ming, Huang, Jue (Duanju), *Jingdian Shiwe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3).
- (宋)夏竦，(宋)郭忠恕，《汗簡·古文四聲韻》(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
- (Song dynasty) Xia, Song & (Song dynasty) Guo, Zhong-Shu, *Han Jian: Guwen Si Shengyu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0).
- (宋)陳彭年撰，余迺永校註，《新校互註宋本廣韻（定稿本）》(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0年)。
- (Song) Chen, Peng-Nian, Yu, Nai-Yong (jiaozhu) [corrected and punctuated], *A New Revision of Kuang Yun (Sung Edition) with Cross-referencing Pronunciations* (Shanghai: Shanghai Lexicographical Publishing House, 2000).
- (宋)蔡沈，《書集傳》(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年)。
- (Song dynasty) Cai, Shen, *Shu Ji Zhuan*, (Nanjing: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2010).
- (清)王先慎撰，鍾哲點校，《韓非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
- (Qing dynasty) Wang, Xian-Shen, Zhong, Zhe (dianjiao) [corrected and punctuated], *Hanfeizi Ji Jie*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3).
- (清)王念孫著，張其畇點校，《廣雅疏證》(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

- (Qing dynasty) Wang, Nian-Sun, Zhang, Qi-Yun (dianjiao) [corrected and punctuated], *Guang Ya Shu Zhe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9).
- (清)王筠，《說文釋例》(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12月)。
- (Qing dynasty) Wang, Yun, *Shuo Wen Shi L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December, 1987).
- 王叔岷，《斟讎學、校讎學別錄》(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 Wang, Shu-Min, *Jiao Chou Xue, Jiao Chuo Xue Bie L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7).
- 王青，《上博簡《曹沫之陳》疏證與研究》(台北：台灣書房，2009年)。
- Wang, Qing, *Shang Bo Jian "Cao Mo Zhi Zhen" Shuzheng yu Yanjiu* (Taipei: Taiwan Shufang, 2009).
- 王恩田，《陶文圖錄》(濟南：齊魯書社，2006年)。
- Wang, En-Tian, *Tao Wen Tu Lu* (Jinan: Qilu Shushe, 2006).
- 王輝，《古文字通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2月)。
- Wang, Hui, *Guwenzi Tong Jia Zi Di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February, 2008).
- 白於藍，《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
- Bai, Yu-Lan, *Jian Bo Gushu Tong Jia Zi Da Xi* (Fuzhou: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7).
-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上海：中西書局，2022年)。
- Anhui University Hanzi Fazhan yu Yingyong Yanjiu Zhongxin (Eds.), *Anhui Daxue Cang Zhanguo Zhujian, (Vols. 2)* (Shanghai: Zhongxi Book Company, 2022).
- 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 Zhu, Feng-Han, *Zhongguo Qingtongqi Zonglun* (Shanghai: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09).
- 吳昌瑩，《經詞衍釋》(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 Wu, Chang-Yin, *Jing Ci Yan Sh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3).
- 吳毓江撰，孫啟治點校，《墨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 Wu, Yu-Jiang, Sun, Qi-Zhi (Dianjiao) [corrected and punctuated], *Mozi Jiao Zh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3).
- 李宗焜，〈《甲骨文字編》〉（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3月）。
- Li, Zong-Kun, *Jiaguwen Zi Bian* (Beijing: Zhonghua Shuju, March, 2012).
- 汪榮寶撰，陳仲夫點校，〈《法言義疏》〉（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 Wang, Rong-Bao, Chen, Zhong-Fu (Dianjiao) [corrected and punctuated], *Fa Yan Yi Sh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7).
- 周波，〈《戰國時代各系文字間的用字差異現象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13年）。
- Zhou, Po, *Zhanguo Shidai ge Xi Wenzi jian de Yongzi Chayi Xianxiang Yanjiu* (Beijing: Xianzhuang Shuju, 2013).
- 屈萬里，〈《尚書釋義》〉（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社，1980年）。
- Qu, Wanli, *Shangshu Shi Yi [Interpretation of Book of Documents]* (Taipei: Hwa Kang Publishing Center, 1980).
- 殷寄明，〈《漢語同源詞大典》〉（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年）。
- Yin, Ji-Ming, *Hanyu Tongyuanci Da Dian*, (Vols. 1)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18).
- 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
- Jingmen Museum, *Guodian Chu Slips*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1998).
-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2月）。
- Ma, Chen-Yuan (Eds.), *Shanghai Bowuguan Cang Zhanguo Chu Zhushu*, (Vols. 4) (Shanghai: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December, 2004).
- 高亨纂著，董治安編纂，〈《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
- Gao, Heng-Zuan, Dong, Zhi-An (Eds.), *Guzi Tong Jia Hui Dian* (Jinan: Qilu Shushe, 1997).
- 高佑仁，〈《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曹沫之陣研究》〉（臺北：花木蘭圖書公司，2007年07月）。
- Gao, You-Ren, *Shanghai Bowuguan Cang Zhanguo Chu Zhushu (Vols. 4)*, *Cao Mo Zhi Zhen Yanjiu* (Taipei: Huamulan Tushu Gongsì, July, 2007).

-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上海：中西書局，2017年4月）。
- Li, Xue-Qin, Research and Conservation Center for Unearthed Texts, Tsinghua University, et al. (Eds.), *Qinghua Daxue Cang Zhanguo Zhujian, (Vols. 7)* (Shanghai: Zhongxi Book Company, April, 2017).
- 許維通撰，梁運華整理，《呂氏春秋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9月）。
- Xu, Wei-Yu, Liang, Yun-Hua (Zhengli) [organized], *Lüshi Chunqiu Ji Sh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September, 2009).
- 郭沫若，胡厚宣《甲骨文合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1982年）。
- Guo, Mo-Ruo & Hu, Hou-Xuan, *Jiaguwen He J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9–1982).
- 程千帆，徐有富，《校讎廣義：校勘編》（濟南：齊魯書社，1998年）。
- Cheng, Qian-Fan & Xu, You-Fu, *Jiao Chou Guang Yi: Jiao Kan Bian* (Jinan: Qilu Shushe, 1998).
- 黃懷信主撰，孔德立，周海生參撰，《大戴禮記彙校集解》。
- Huang, Huai-Xin, Kong, De-Li & Zhou, Hai-Sheng, *Da Dai Liji Hui Jiao Ji Jie*.
- 黃靈庚，《楚辭章句疏證》（增訂版），（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
- Huang, Ling-Geng, *Chu Ci Zhang Ju Shu Zheng (Zheng Ding Editio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8).
- 楊樹達，《詞詮》（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
- Yang, Shu-Da, *Ci Qu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8).
- 裘錫圭，《裘錫圭學術文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
- Qiu, Xi-Gui, *Qiu Xi-Gui Xueshu Wen Ji*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12).
- 雷黎明，《戰國楚簡字義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
- Lei, Li-Ming, *Zhanguo Chu Jian Ziyi Tong Shi*, Shanghai: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20).
- 趙善詒，《說苑疏證》（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年）。
- Zhao, Shan-Yi, *Shuo Yuan Shu Zheng*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1985).

劉釗，《古文字構形學（修訂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

Liu, Zhao, *Gu Wenzi Gouxin Xue (Edited edition)* (Fuzhou: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1).

禰健聰，《戰國楚系簡帛用字習慣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年）。

Xuan, Jian-Cong, *Zhangguo Chu Xi Jian Bo Yongzi Xiguan Yanjiu*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17).

單篇論文

石小力，〈釋戰國楚文字中的「軌」〉，《「首屆漢語字詞關係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杭州：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2019年10月26-27日）。

Shi, Xiao-Li, “Shi Zhangguo Chu Wenzi Zhong de ‘Gui’”, *Conference Paper, Shoujie Hanyu Zi Ci Guanxi Xueshu Yantaohui* (Hangzhou: Center for Studies of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of Zhejiang University, October 26–27, 2019).

何有祖，〈上博楚竹書（四）筭記〉，簡帛研究網，2005年4月15日。

He, You-Zu, “Shang Bo Chu Zhushu (Vols. 4) Zhaji”, *jianbo.org*, April 15, 2005.

李守奎，〈《曹沫之陣》之隸定與古文字隸定方法初探〉，收入中國文字學會主編：《漢字研究》第一輯（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年6月）。

Li, Shou-Qui, “Cao Mo Zhi Zhen Zhi Liding yu Guwenzi Liding Fangfa Chu Tan”, in *Zhongguo Wenzi Xuehui* (Eds.), *Hanzi Yanjiu (Vols. 1)* (Beijing: Xueyuan Chubanshe, June, 2005).

李松儒，〈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對讀三則〉，《出土文獻》第12輯（上海：中西書局，2018年）。

Li, Song-Ru, “Anhui Daxue Cang Zhangguo Zhujian Duidu San Ze”, *Chutu Wenxian*, 12 (Shanghai: Zhongxi Book Company, 2018).

李零，〈讀上博楚簡《周易》〉，《中國歷史文物》2006年第4期。

Li, Ling, “Du Shang Bo Chu Jian Zhou Yi”, *Journal of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4th in 2006.

- 李銳，〈《曹劌之陣》重編釋文〉，簡帛研究網，2005年5月27日。
- Li, Rui, “Cao Gui Zhi Zhen Chong Bian Shi Wen”, *jianbo.org*, May 27, 2005.
- 季旭昇，〈上博四零拾〉，簡帛研究網，2005年2月15日。
- Chi, Hsiu-Sheng, “Shang Bo Si Ling Shi”, *jianbo.org*, February 15, 2005.
- 邴尚白，〈上博楚竹書曹沫之陣注釋〉，臺灣大學第十四屆《中國文學研究》，2005年9月25日。
- Bing, Shang-Bai, “Shang Bo Chu Zhu Shu Cao Mo Zhi Zhen Zhushi”, *Conference Paper, Studies in Chinese Literature, 14th*,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September 25, 2005.
- 金字祥，〈談《上博五·弟子問》「飲酒如噉水」及其相關問題〉，《成大中文學報》第67期（2019年）。
- Chin, Yu-Hsiang, “Discussion on “Drinking like drowning” and Related Issues in *Di Zi Wen Bamboo Slips Volume 5*”,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of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67), 2019.
- 范常喜，〈《上博四·曹沫之陳》「車輦皆栽（載）」補議〉，簡帛研究網，2005年4月15日。
- Fan, Chang-Xi, “*Shang Bo Si: Cao Mo Zhi Chen* “Che Nian Jie Zai ‘Zai’” Bu Yi”, *jianbo.org*, April 15, 2005.
- 梓溪（羅福頤筆名），〈青銅器名辭解說〉（三），《文物參考資料》1958年第3期。
- Luo, Fu-I (Zixi), “Qing Tong Qi Ming Ci Jieshuo” (Vols. 3), *Wenwu Cankao Ziliao*, 3rd in 1958.
- 陳美蘭，〈從政譯釋〉，見季旭昇主編，〈《上海博藏戰國楚竹書（二）》讀本〉（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3年）。
- Chen, Mei-Lan, “Cong Zheng Yi Shi”, in Chi, Hsiu-Sheng (Eds.), “*Shanghai Bo Cang Zhanguo Chu Zhushu (Vols. 2)*” *Duben* (Taipei: Wanjuanlou Tushu Gongsi, 2003).
- 陳偉，〈楚竹書《周易》文字試釋〉，《簡帛研究網站》2004年4月18日。
- Chen, Wei, “Chu Zhushu Zhou Yi Wenzi Shiyi”, *jianbo.org*, April 18, 2004.

陳偉主編，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荊州博物館編，《秦簡牘合集（叁）》（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年）。

Chen, Wei, Center of bamboo silk manuscript of Wuhan University & Jingzhou Museum, et al. (Eds.), *Qin Jian Du Heji* (Vols. 3) (Wuhan: Wuhan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 2014).

陳斯鵬，〈上海博物館藏楚簡《曹沫之陣》釋文校理稿〉，簡帛研究網，2005年2月20日。

Chen, Si-Peng, “Shanghai Bowuguan Cang Chu Jian Cao Mo Zhi Zhen Shiwen Jiao Li Gao”, *jianbo.org*, February 20, 2005.

陳劍，〈上博竹書《曹沫之陳》新編釋文（稿）〉，簡帛研究網，2005年2月12日。

Chen, Jian, “Shangbo Zhushu Cao Mo Zhi Zhen Xin Bian Shiwen (Manuscript)”, *jianbo.org*, February 12, 2005.

陳劍，〈試為西周金文和清華簡《攝命》所謂「葬」字進一解〉，《出土文獻》第13輯（上海：中西書局，2018年）。

Chen, Jian, “Shi Wei Xizhou Jinwen he Qinghua Jian She Ming Suowei ‘Lin’ Zi Jin Yi Jie”, *Chutu Wenxian*, 13 (Shanghai: Zhongxi Book Company, 2018).

彭詩雅，〈新出安大簡《曹沫之陣》字詞研究〉，《第一屆中國文字學會青年論壇》，中央大學中文系，2021年4月24日。

Peng, Shi-Ya, “Xinchu Andajian Cao Mo Zhi Zhen Zi Ci Yanjiu”, (*Di Yi Jie Zhongguo Wenzi Xuehui Qingnian Luntan*) [1st The Chinese Etymology Association (Taiwan) Youth Conferenc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April 24, 2021.

黃德寬，〈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概述〉，《文物》2017年第9期（2017年9月）。

Huang, De-Kuan, “Anhuidaxue Cang Zhangguo Zhujian Gaishu”, *Cultural Relics*, (9th in 2017), September, 2017.

蔡丹，〈上博四《曹沫之陳》試釋二則〉，簡帛網，2006年1月3日。

Cai, Dan, “Shangbo Si Cao Mo Zhi Zhen Shi Yi Er Ze”, *jianbo.org*, January 3, 2006.

魯洪生主編，《詩經集校集註集評》(北京：現代出版社，2015年)。

Ru, Hong-Sheng (Eds.), *Shijing Ji Jiao Ji Zhu Ji Ping* (Beijing: Modern Press, 2015).

禰健聰，〈釋戰國文字的「𣎵」〉，《古籍研究》2007年卷下，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年12月。

Xuan, Jian-Cong, “Shi Zhanguo Wenzi de ‘Zhuo’”, *Guji Yanjiu [Study of Ancient Books] (Vols. 2), (2007)*, Anhui Daxue Chubanshe, December 2007.

蘇建洲，〈《上博五·弟子問》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集刊》83本2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2年)。

Su, Jian-Zhou, “A Study of the “Dizi Wen” Bamboo Slips from *Chu Bamboo Slips Collected by Shanghai Museum, Volume 5*”,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83(2)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2012).

蘇建洲〈安大簡《詩經》字詞〉，收入《孔壁遺文二集》(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22年7月)。

Su, Jian-Zhou, “Andajian *Shijing* Zi Ci”, in *Kongbi Yi Wen Er Ji* (Taipei: Wanjuanlou Tushu Gongsì, July, 2022).

學位論文

王瑜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六）》字根研究》(臺北：淡江大學碩士論文，2011年)。

Wang, Yu-Zhen, *The root-character of Study on Chu-Dynasty Bamboo Slips of Warring States Collected by Shanghai Museum, vols.1-6* (Taipei: Master Thesis, Tamkang University, 2011).

朱賜麟，《曹劌之陣思想研究——及其在春秋兵學思想史上的意義》(臺北：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6年6月)。

Zhu, Si-Lin, *Cao Gui Zhi Zhen Sixiang Yanjiu: ji qi zai Chunqiu Bingxue Sixiang Shi shang de Yiyi* (Taipei: Master Thesi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June 2006).

- 駱珍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七）~（九）》，《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叁）》字根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5年）。
- Loh, Chen-Yee, *A Study of Root Characters in “The Shanghai Museum Warring States Bamboo Slips (Vol. 7-9)” and “The Tsinghua University Warring States Bamboo Slips (Vol. 1-3)”* (Taipei: Master Thesi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2015).
- 范天培，《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肆）~（柒）字根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20年）。
- Fan, Tian-Pei, *Qinghua Daxue Cang Zhanguo Zhujian (Vols. 4-7) Zigen Yanjiu* (Taipei: Master Thesi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2020).
- 張琴，《《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九）》異體字整理與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20年6月）。
- Zhang, Qin, “*Shanghai Bowuguan Cang Zhanguo Chu Zhushu (Vols. 1-9)*” *Yitizi Zhengli yu Yanjiu* (Shanghai: Master Thesi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June, 2020).
- 單育辰，《《曹沫之陳》文本集釋及相關問題研究》（長春：吉林大學碩士論文，2006年4月）。
- Dan, Yu-Chen, “*Cao Mo Zhi Zhen*” *Wenben Ji Shi ji Xiangguan Wenti Yanjiu* (Changchun: Master Thesis, Jilin University, April, 2006).
- 董妍希，《金文字根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1年）。
- Dong, Yan-Xi, *Jinwen Zigen Yanjiu* (Taipei: Master Thesi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2001).
- 蔡丹，《上博四〈曹沫之陣〉集釋》（武漢：武漢大學碩士論文，2006年）。
- Cai, Dan, *Shangbo Si “Cao Mo Zhi Zhen” Ji Shi* (Wuhan: Master Thesis, Wuhan University, 2006).
- 呂佩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六）》通假字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11年）。
- Lü, Pei-Shan, *Shanghai Bowuguan Cang Zhanguo Chu Zhushu (Vols. 1-6) Tong Jia Zi Yanjiu* (Taipei: Master Thesi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2011).

Supplementary Annotations of *Cao Mo Zhi Zhen* 曹沫之陳 in the Anhui University Bamboo Strips

Kao You-ren*

Abstract

“*Cao Mo Zhi Zhen* 曹沫之陳” is a lost text of Lu State 魯國 that has never been seen before, and it’s the earliest literature in China. The content of “*Cao Mo Zhi Zhen*” is mainly divided into two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is discussing politics, and the next chapter is discussing military. “*Cao Mo Zhi Zhen*” is the dialogue through Lu Zhuang Gong 魯莊公 and Cao Mo 曹沫, thus explaining the meaning of destiny, politics, and tactics of the war. “*Cao Mo Zhi Zhen*” has become the spotlight of academic research that varies from paleography and military study.

Although the *Chu Bamboo Manuscripts Cao Mo Zhi Zhen* from the collections of the Shanghai Museum 上博楚竹書《曹沫之陳》 was published at 2004, eighteen years later, The same text was also published by *The Anhui University Warring States Bamboo Manuscripts (II)* 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 in 2022 year. After the discovery of the *Anda Bamboo Slips*, the ordinal order in the arrangement of *Cao Mo Zhi Zhen* bamboo slips was solved. The content of the two versions is basically the same. However, there are many differences in the structure of characters and sentence. The research team of the *Anda Bamboo Slips* offers new opinions, which try to solve these issues. Through drawing a comparison with the opinion of the research team and building upon other’s scholars’ research,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Anda Bamboo Slips*, to put forward fourteen interpretations and hope the scholar will kindly share your sincere comments.

Keywords: *Cao Mo Zhi Zhen*, Anhui Bamboo Strips, Supplementary Annotations, Word Interpretation

*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